



纱厂风潮擎红旗

李慰农从“农民博士”到“工运先驱”的蜕变



安徽李慰农故居。



少年李慰农。



中学时代的李慰农。



1923年元旦，李慰农（后排左二）在法国布伦农校与同学合影。

□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文艳
图/据《中共青岛地方画史》

浩浩长江天际流，
风吹乐奏送行舟；
问谁敢击中流楫？
舍却吾侪孰与俦！
字里行间，皆是抱负。

这是在青岛为革命献身的共产党人李慰农的诗篇。他出生于1895年，牺牲于1925年，作为安徽巢县贫苦农民的儿子，他用坚强的意志完成了蜕变，从“农民博士”，到“工运先驱”，李慰农走过了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

建党百年系列策划，我们从回顾工人运动开始，还原青岛血案开启，再现共产党人纱厂风潮擎红旗的先进事迹，我们一路找寻青岛红色基因，揭开红色密码，探寻革命的印记，是为铭记来时路，继承先烈精神。

童年经历

浮槎山麓一少年

安徽浮槎山下，巢县油坊郑村佃农李家，是一个贫苦的家庭。1895年，李慰农出生，父亲李树泉为了生计在外打工。

就在李慰农两岁那年，母亲韦氏再度怀孕，迫于生计，李慰农被寄养在了外婆家中，李家有四子两女，李慰农是长子，自然责任重大。

尽管家境艰难，李慰农仍然自幼接受教育。炉前灯下，读过几年私塾的外公常常教他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在启蒙中他懂得了爱亲敬长之道。

李慰农的家乡流传着他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田埂让路的故事：一天，小慰农到田里给外公和舅舅们送饭回来，走上一条田埂小路，前方遇到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农公公，气喘吁吁地扛着一把沾满泥水的犁头，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下了道道汗水，一头瘦骨嶙峋的水牛跟在他身后。本来李慰农只要抢步先走就可以到十字路口，但他对正在犹豫让路的老人说：“公公，你扛那么沉的犁头，不要退回去啦！”说着，他转身急急往回退，耐心等待老农公公吃力地缓步走过去。老人走到小慰农跟前，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掌抚摸着他的头说：“你真是个懂事的乖孩子呀！”（《忆父亲》李忠良作）

留洋归国

两过家门不入成永别

1908年，李慰农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巢县县立初级中学。在此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新书，特别是谭嗣同的《仁学》一书，开阔了他的视野。在就读中学期间，李慰农在父母的安排下，与邻村的邱姓姑娘完婚。和众多女性一样，妻子没有正式的名字，李慰农给她取名邱以珍。两人后来育有一儿一女。中学毕业后，李慰农回到家乡油坊郑村担任小学教师，亲眼目睹了乡亲们终日劳作，仍不温饱，只好离家讨饭、卖儿卖女，萌生了“农业救国”的思想。

1915年，李慰农离开家乡巢县，去芜湖投考了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决心振兴农业，解救农民于水火之中。也就是在这时，他将名字改为“慰农”。在农业学习期间，李慰农与同学一起乘船去采石矶春游，登高远眺，李慰农触景生情，慷慨高吟：“浩浩长江天际流，风吹乐奏送行舟；问谁敢击中流楫？舍却吾侪孰与俦！”字里行间抒发了他远大的抱负。

1918年，李慰农以优异的成绩在校毕业后，被校方聘任为学校农场管理员，月薪银洋60余元，生活待遇优厚。但他坚持在工作之余广泛联络进步教师和学生，研究农业科技和革命理论，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芜湖，二农

苦难没有打垮李慰农，而是塑造了他知书达理的性格。他给外公放牛之余，给小朋友讲故事，遇到被打的小朋友伸出援手被冤枉，但他从无怨言。

在外打工的李树泉深知知识的力量，他的辛酸经历让他深刻知道，读书才能出人头地，所以他下定决心让儿子李慰农上学读书。

1904年春，李慰农进了小王村韦氏门馆读书，老师为他起学名李尔珍，让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李慰农自幼聪颖，且发奋读书，后转到山周村李氏门馆就读。老师李福宜早年沉浮宦海，因同情康梁变法被贬，但声望很高。他在教书之余，也给学生们讲“弦外之音”，“从官场的腐败讲到政治的无能，从康梁变法讲到‘戊戌六君子’殉难”（《李慰农传》），给李慰农深深植根下了爱国主义思想。

1905年夏季，学堂兴起，李慰农考取了县立高等小学。学校的氛围活跃，李慰农如鱼得水，有见地，有胆识，很快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恩师郑畅初先生，经常单独给他讲述“科学救国”的道理，李慰农牢记在心，刻苦学习。

让李慰农在当地成名的一件事是他登台敢作狮子吼。

顿时沸腾起来。李慰农和进步师生一起，组织罢课和游行示威，他们高喊着“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游行。回到家乡，李慰农还以《三字经》的形式叙述了五四运动的原由，揭露了卖国贼的罪恶：“卖国贼，曹、陆、章；订密约，卖鲁矿；青岛失，济、淮、张……愿同胞，细思量；头可断，志不移……”青岛这座城市在李慰农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是年秋末，中国“华法教育会”在安徽招考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李慰农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从上海出发到法国的船上，李慰农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在法国，他与赵世炎、周恩来等18人共同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当时，在留法的共产主义者中间，对农民问题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李慰农根据国内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组织农民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农民博士”。

1923年11月，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李慰农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深造。经过5年的国外革命锻炼，应党的召唤，李慰农于1924年底踏上了归国的征程，他迎着席卷中华大地的革命浪潮，勇敢地冲上了波涛汹涌

的潮头！

1907年夏，安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事，革命党人、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和秋瑾共同秘密组织了“光复会”，不幸被当局残忍杀害。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郑畅初先生带着学生趁拓皋镇集市登台演讲，当他讲到徐锡麟怎样英勇就义时，声泪俱下，情绪激动，突然旧病复发，一时语塞……围观的人群骚动起来，就在这时，一位身穿玄青短衣、脚踏布鞋、身材瘦小的学生，倏地一个箭步跃上土台——他就是李慰农。他一面将郑老师扶上台，一面转身不慌不忙地向台下群众拱手作了一个揖，大声说道：“诸位父老兄弟们！同胞们！郑畅初先生因旧病复发，难以继续演说，学生不才，愿代先生作狗尾续貂……”接着，他以激昂慷慨的言辞，愤怒地揭露清朝政府卖国媚外、压迫百姓的种种倒行逆施，深情地述说了人民颠沛流离、水深火热的悲惨处境，热烈地赞扬了革命党人临危不惧、英雄不屈的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

人们听得出神，都为他这么小的年纪竟然能淡出如此之多的天下大事而感到震惊和羡慕，对他的演说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从此以后，李慰农的名字轰动了几方圆几十里的山山水水，传遍这一带的镇镇村村。

1925年，李慰农在上海接受了党的嘱托，作为胶济铁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前往中共山东地委工作。从苏联到上海，从上海到济南，李慰农两次放弃了途中回家探亲的机会，而在上海一个多月时间，沿长江西行，不远即可到达家乡巢湖，他也没有回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求学海外，阔别五载，李慰农时刻惦记着家乡和亲人，曾寄回家书36封，封封挚情，句句深意，他思念双亲和新婚久别的爱妻，盼望着早日与亲人团聚。然而，归国途中，他看到的是农民无粮、工人失业、军阀混战、洋人横行。他痛苦、愤怒，国之不存，何以为家？归国途中，党的“四大”召开，他赶赴上海聆听党中央的声音，不能回家；如火如荼的胶济沿线工人运动需要他这位特派员，更不能回家。

令人心酸的是，就是这两过家门而不入，竟成了他与亲人的永诀。半年之后，他在青岛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了生命，那年他才30岁。李慰农遇害的噩耗传到家乡巢湖，年迈的母亲至死不信，她天天端坐在家中，伫立在村边，面朝北方，遥望天际，盼望儿子的归来。直至双目失明……（《李慰农：忠孝不能两全》张绍麟作）

